

# 說庫

第八冊

幽開 天傳 鼓吹  
集異 妖亂 志錄  
廣陵 妖亂 志錄  
桂苑 叢 志錄  
開元 天寶 遺事  
撫言

此圖係張某所繪  
凡此建築  
凡此建築  
凡此建築  
凡此建築  
凡此建築  
凡此建築  
凡此建築  
凡此建築  
凡此建築  
凡此建築

凡此建築

凡此建築

凡此建築



幽閑鼓吹

唐 張 固撰

宣宗囑念萬壽公主。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。駙馬鄭尚書顥之弟。顥嘗得危疾。上使訊之。使迴。上問公主視疾否。曰無。何在。曰在慈恩寺看戲場。上大怒且歎曰。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為親。良有以也。命召公主。公主走輦至。則立於階下。不視久之。主大懼。涕泣辭謝。上責曰。豈有小郎病。不往視。乃觀戲乎。立遣歸宅。畢宣宗之世。婦禮以修飾。

宣宗暇日。召韓林學士。時韋尚書澳遽入。上曰。要與卿款曲。少間出外。但言論詩。上乃出新詩一篇。有小黃門置茶。訖亦屏之。乃問曰。朕於敕使如何。韋公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。上閉目搖首曰。總未總未。依前怕他。在於卿如何。計將安出。韋公既不為之素備。乃率意對曰。以臣所見。謀之於外庭。即恐有太和末事。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。委以計事如何。上曰。此乃末策。朕已行之。初擢其小者。自黃至綠。至緋。皆感恩。若紫衣挂身。即一片矣。公慙汗而退。噫。大君之問社稷之福。對敕止此。惜哉。裴公休在相位。一日奏對。宣宗曰。今賜卿無畏。有何貯畫言乎。公嘗蓄論儲宮之意。

至是乃頓首以諫。上曰：「若立儲君，便是閒人。」公不敢盡言而退。

宣宗坐朝次，對官趨至，必待氣息平均，然後問事。令狐相進，李遠為杭州。宣宗曰：「比聞李遠詩云：『長日唯銷一局棋。』豈可以臨郡哉？」對曰：「詩人之言，不足為實也。仍薦遠廉察可任。」乃俞之。

宣宗視遠郡謝上表，左右曰：「不足煩聖慮也。」上曰：「遠郡無非時章奏，只有此謝上表，安知其不有情態乎？吾不敢忽也。」

張長史釋褐為蘇州常熟尉。上後旬日，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，復至，乃怒而責曰：「敢以閒事屢擾公門？」老父曰：「某實非論事，但觀少公筆跡奇妙，貴為篋笥之珍耳。長史異之，因詰其何得愛書。」答曰：「先父愛書，兼有著述，長史取視之。」曰：「信天下工書者也。自是備得筆法之妙，冠於一時。」

白尚書應舉，初至京，以詩謁著作顧況。況顧覩姓名，熟視白，公曰：「米價方貴，居亦弗易。」乃披卷首篇曰：「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即嗟賞曰：「道得箇語，居即易矣。」因為之延譽，聲名大振。

喬彞京兆府解試時，有二試官。彞日午叩門，試官令引入，則已醺醉。視題曰：「幽蘭賦。」



不肯作。曰：兩個漢相對作得此題，速改之。遂改渥洼馬賦曰：此可矣。奮筆斯須而就。警句云：四蹄曳練，翻瀚海之驚濤；一噴生風，下湘山之亂葉。便欲首送京尹。曰：喬棄崢嶸，甚宜以解副薦之。

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，未成。知賀有表兄，與賀筆硯之舊者，召之見，託以搜訪所遺。其人敬謝，且請曰：某盡記其所為，亦見其多點竄者。諸得所葺者視之，當為改定。李公喜，併付之。彌年絕跡。李公怒，復召詰之。其人曰：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，恨其傲忽，常思報之。所得兼舊有者，一時投於溷中矣。李公大怒，叱出之。嗟恨良久，故賀篇什流傳者少。

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，時為國子博士分司，送客歸極困。門人呈卷，解帶旋讀之。首篇雁門太守行，曰：黑雲壓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鱗開。即援帶命邀之。

苗晉卿困於名場，一年似得復落第。春景暄妍，策蹇驢出都門，貰酒一壺，藉草而坐。醺醉而寐，久之既覺，有老父坐其旁，因揖敘，以餘杯飲老父。媿謝曰：射君榮悒，寧知前事耶？苗曰：某應舉已久，有一第分乎？曰：大有事，但更問。苗曰：某困於窮蹙，然愛一郡，寧可及乎？曰：更向上。曰：廉察乎？曰：更向上。苗公乘酒猛問曰：將相乎？曰：更向上。苗

公怒全不信。因肆言曰。將相更向上。作天子乎。老父曰。天子真者即不得。假者即得。苗都以為怪誕。揖之而去。後果為將相。及德宗一過。攝冢宰三日。

賓客劉公之為屯田員外郎時。事勢稍異。旦夕有騰越之勢。知一僧有術數極精。寓直日。邀之至省。方欲問命。報韋秀才在門外。公不得已。且令僧坐簾下。韋秀才獻卷已畧省之。而意色殊倦。韋覺之而去。與僧語不對。吁嗟良久。乃曰。某欲言。員外必不愜如何。公曰。但言之。僧曰。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。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。公大怒。揖出之。不旬日。貶官。韋秀才乃處厚相也。後三十年在中書。為轉屯田郎中。李德裕在維揚。李宗閔在湖州。拜賓客分司。德裕大懼。遣專使厚致信好。宗閔不受。取路江西而過。非久。德裕入相。過洛。宗閔憂懼。多方求厚善者。致書乞一見。欲解紛。復書曰。怨則不怨。見即無端。初。德裕與宗閔早相善。在中外交致勢力。及位高稍稍相傾。及宗閔在位。德裕為兵部尚書。自得歧路。必當大拜。宗閔多方阻之。未効。朱崖知而憂之。及邠公杜慆入朝。即宗閔之黨。時為京兆尹。一日詣宗閔。值宗閔深念杜公進曰。何念之深也。宗閔曰。君揣我何念。杜公曰。得非大戎乎。曰是也。然何以相救。曰。某即有策。顧相公必不能用耳。曰。請言之。杜曰。大戎有辭學。而不由科第。於今快



快。若與知舉。則必喜矣。宗閔默然良久。曰。更思其次。曰。更有一官。亦可平其慊。曰。何官。曰。御史大夫。曰。此即得也。邠公再三與約。乃馳詣安邑門。門人報杜尹來。德裕迎揖曰。安得訪此寂寞。對曰。靖安相公有意子。旨令傳達。遂言亞相之拜。德裕驚喜。雙淚遽落曰。此大門官也。小子豈敢當此薦拔。寄謝重疊。杜還報宗閔。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。竟為所隳。終致後禍。

德裕在維揚。監軍使楊欽義追入。必為驅近。而德裕致禮。皆不越尋常。欽義心銜之。一日邀中堂飲。更無餘賓。而陳設寶器。圖書數牀。皆殊絕一席。祇奉亦極情禮。晏罷。皆以贈之。欽義大喜過望。旬日行至汴州。有詔令監淮南軍。欽義至。即具前時所獲歸之。朱崖笑曰。此無所直。奈何相拒。悉却與之。欽義感悅數倍。後竟作樞密使。武皇一朝之柄用。皆欽義所致也。

李師古跋扈。憚杜黃裳為相。未敢失禮。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十緡。并羶車子一乘。亦直千緡。使者未敢遽送。乃於宅門伺候累日。有綠輿自宅出。後婢二人。青衣襍褻。問何人。曰。相公夫人。使者遽歸以告師古。師古折其謀。終身不敢失節。

潘炎侍郎。德宗時為翰林學士。恩渥極異。其妻劉氏。晏相之女也。京尹某有故。伺候

累日不得見。乃遣閹者三百緇。夫人知之。謂潘曰。豈有人臣。京尹願一見。遺奴三百足緇帛。其危可知也。遽勸潘公避位。

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。夫人憂惕。謂曰。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。吾懼禍之必至也。戶部解喻再三。乃曰不然。試會爾同列。吾觀之。因遍招深熟者客至。夫人垂簾視之。既罷會。喜曰。皆爾之儔也。不足憂矣。末座慘綠年少何人也。答曰。補闕杜黃裳。夫人曰。此人全別。必是有名卿相。

元稹在鄂州。周復為從事。稹常賦詩。命院中屬和。復乃簪笏見稹曰。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。謬獲一第。其實詩賦皆不能也。稹嘉之曰。質實如是。賢於能詩者矣。

裴寬尚書罷郡西歸。汴流中。日晚維舟。見一人坐樹下。衣服極弊。因命屈之。與語。大奇之。遂為知心。曰。以君才識。必自當富貴。何貧也。舉一船錢帛。奴婢貺之。客亦不讓所惠。語訖上船。奴婢偃蹇者鞭撻之。裴公益奇之。其人乃張徐州。

安祿山將反。前三兩日。於宅晏集大將十餘人。錫賚絕厚。滿廳施大圖。圖山川險易。攻取剽劫之勢。每人付一圖。令曰。有違者斬。直至洛陽指揮皆畢。諸將承命。不敢出聲而去。於是行至洛陽。悉如其畫也。



張正甫為河南尹。裴中令銜命代淮西。置宴府西亭。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。張相公正色曰。相公此行何為也。爭記得河南府解頭。中令有慙色。

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。及懸車之年。公與議行止。崔時為司封郎中。以感知之分。極言贊美。公便令製表。表上值無厚善者。而一章允請。三數月後。門館閒寂。家人輩竊罵之。公後亦悔。每語子弟曰。後有大段事。勿與少年郎議之。

崔造相將退位。親厚皆勉之。長女賢知書。獨勸相國。遂決退。一二歲中。居閑躁悶。顧謂兒姪曰。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。遂復起。

相國張延賞將度判支。知有一大獄。頗有冤濫。每甚扼腕。及判使即召獄吏嚴戒之。且曰。此獄已久。旬日須了。明旦視事案上。有一小帖子。曰錢三萬貫。乞不門此獄。公大怒。更促之。明日帖子復來。曰錢五萬貫。公益怒。命兩日須畢。明日復見帖子。曰錢十萬貫。公曰。錢至十萬。可通神矣。無不可回之事。吾懼及禍。不得不止。

元相載在中書日。有大人自宣州貨所居來。投求一職事。中書度其材不任事。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。丈人慨怒。不得已持書而去。既至幽州。念破產而來。止公一書。書若懇切。猶可望。乃拆而閱之。更無一辭。唯署名而已。大悔怒而回。心念已行數千里。

試謁院寮。問既是相公丈人。豈無絃題。曰有。判官大驚。立命謁者上白。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。書既入館之上舍。留連數日。及辭去。奉絹一千疋。

元載子伯和。勢傾中外。福建觀察使寄樂妓十人。既至。半載不得送。使者窺伺門下。出入頻者。有琵琶康崑崙最熟。厚遺求通。即送妓伯和一試奏。盡以遺之。先有段和尚善琵琶。自製西梁州。崑崙求之不與。至是以樂之半贈之。乃傳焉。今曲調梁州是也。

丞相牛僧孺。應舉時。知于頔相奇俊。特詣襄陽求知。住數日。兩見以海客遇之。牛公怒而去。去後忽召客將問曰。累日前有牛秀才發。未曰已去。何以贈之。曰與錢五百受之乎。曰擲之於庭而去。于公大怒。謂賓佐曰。某蓋事繁。有闕違者。立命小將賁絹五百。書一函追之。曰未出界即領來。如已出界即送書。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。不啟封揖迴。

是書為有唐張固撰。共二十五篇。固在懿僖間。採摭宣宗遺事。簡當精覈。誠可以補史氏之闕。余家藏有固宋本。將刻而傳焉。嘉靖壬午春三月。吳郡大石山人顧元慶。



開天傳信記

唐 鄭 棨 撰

余何為者也。累忝臺郎。思勤墳典。用自修勵。竊以國朝故事。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。服膺策策。管窺王業。參於聞聽。或有闕焉。承平之盛。不可殞墜。輒因步領之暇。搜求遺逸。傳於必信。名曰開天傳信記。斗筭微器。周鼎不節之咎。何已遐乎。好事者觀其志。寬其愚。是其心也。

上將登封泰山。益州進白螺。至潔朗豐潤。權奇偉異。上遂親乘之。柔習安便。不知登降之倦。告成禮畢。復乘而下。纔下山。均休息未久。而有司言白螺無疾而殞。上歎異之。謚曰白螺將軍。命有司具檣檣疊石為墓。在封禪壇北一里餘。于今存焉。

車駕次華陰。上見嶽神。數里迎謁。上問左右莫之見。遂詔諸巫問神安在。獨老巫阿馬婆奏云。三郎在路左。朱髮紫衣。迎候陛下。上顧笑之。仍勒阿馬婆勅神先歸。上至廟。見神素韃伏。俯庭東南大柏樹下。又召阿馬婆問之。對如上。見上加敬禮。命阿馬婆致意。而旋降詔。先詣嶽封為金天王。仍上自書製碑文。以寵異之。其碑高五十餘尺。潤丈餘。厚四五尺。天下碑莫比也。其餘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。百官名。

氏製作壯麗巧無倫比焉。

上為皇孫時。風表瓌異。神采英邁。嘗於朝堂。叱武攸暨曰。朝堂我家朝堂。汝得恣蜂  
蟻而狼顧耶。則天聞而驚異之。再三顧曰。此兒氣概。終當為吾家太平天子也。

平賊同日

憲宗皇帝朝。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。斬劉闢。西川之亂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。斬  
吳元濟。淮西之亂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。斬李人。浙西之亂。憲宗誅三賊。皆同月  
同日。自古無等。

三聖子皆登帝位

穆宗皇帝。聖子三人。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即帝位。文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十  
三日即位。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。謹按穆宗有聖子三人。皆有天下詳  
求。正史未有比倫。或曰高洋兄弟三人。亦皆即位如何。對曰。皇唐仗義舉旗。拯時  
之亂。承隋致禪。光有八紘。安得以區區北齊。偏方閭位。弱才稚立。欲相侔埒。況高  
歡乃魏廐剪馬之賤。追封為尊。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。

相有二親



代國郭元振謹按李邕撰行狀云。自我有唐受宰相。臣未有二親存者。唯元振而已。

### 三代為相

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。賞子弘靖。按漢書韋平繼嗣為丞相者。若今之張氏。三代無比。

### 三拜中書

燕國張說。按中書故事。本云說三拜。此命終始無玷。自古未有。

### 三十二年居相位

人國公房玄齡。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為友屬。隋室喪亂。未嘗不慨然相顧。有匡國濟時之心。雖步徒風塵。未嘗自失。不得已而調集吏章。今太常刻石在焉。

上封泰山進次滎陽。旃然河上見黑龍。命弧矢射之。矢發龍潛滅。自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。按旃然即濟水也。溢而為滎。遂名旃然。左傳云。楚師濟于旃然。是也。華嶽雲臺觀中。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甕之狀。名曰甕肚峯。上賞望嘉其高。迥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。填以白石。令百餘里望見。諫官上言乃止。

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。正成乘字。識者解之云。乘者四十八年得寶。

之時。天下言之曰。得寶弘農得寶耶。于今唱之得寶之年。遂改天寶也。

一行將卒。留物一封。命弟子進於上。發而視之。乃蜀當歸也。上初不諭。及幸蜀回。乃知微旨。深歎異之。

羅公遠多祕術。最善隱形之法。上就公遠。雖傳受不肯盡其要。上每與同為之。則隱没人不能知。若自試。或餘衣帶。或露幞頭脚。每被宮人知。上所在。上怒。命力士裹以油幢。置榨木下。厭殺。而人棄之。不自日有中使自蜀道回。逢公遠於路。乘驛而笑。謂使者曰。上之為戲。一何虐耶。

萬回師閬鄉人也。神用若不足。謂愚而癡。無所知。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。兄被戍役安西。音問隔絕。父母謂其誠死。日夕涕泣。而憂思也。萬回顧父感念甚。忽跪而言曰。涕泣豈非憂兄也。父母且信。然萬回曰。詳思我兄所要者。衣裝糗糧中之屬。悉備之。某將觀焉。忽一日朝。貴所備。夕返其家。告父母曰。兄平善矣。發書視之。乃兄迹也。一家異之。弘農抵安西萬餘里。以其萬里而回。故謂之萬回也。居常貌如愚癡。忽有先覺異。見驚人神異也。上在藩邸。或遊行人間。萬回於聚落街衢。高聲曰。天子來。或曰。聖人來。其處信宿間。上必經過徘徊也。安樂公主。上之季妹也。附會



韋氏熱可炙手。道路懼焉。萬回望其車騎。道唾曰。血腥不可近也。不旋踵而滅亡之禍及矣。上知萬回非常人。內出二宮人。日夕侍奉。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。

道士葉法善。精於符籙之術。上累拜為鴻臚卿。優禮待焉。法善居玄真觀。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。解帶淹留。滿座思酒。忽有人叩門云。麴秀才。法善令人謂曰。方有朝僚。未暇瞻晤。幸吾子異日見臨也。語未畢。有一美措傲倪直入。年二十餘。肥白可觀。笑揖諸公。居末席。伉聲談論。援引古人一席。不測恐聳觀之。良久。暫起旋轉。法善謂諸公曰。此子突入。語辯如此。豈非魃魅為惑乎。試與諸公避之。麴生復至。扼腕抵掌。論難鋒起。勢不可當。法善密以小劍擊之。隨手失墜於階下。化為瓶榼一座。驚懾遽視其所。乃盈瓶醲醢也。咸大笑。飲之其味甚嘉。坐客醉而揖其瓶曰。麴生風味。不可忘也。

上命裴寬為河南尹。寬性好釋氏師事。普寂禪師。旦夕造謁焉。居一日。寬請寂。寂曰。有少事。未暇款語。且請遲回休憩也。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。見寂潔滌。正堂焚香端坐。坐未久。忽聞叩門連聲云。一行天師至。一行入詣作禮。禮寂之足。禮訖附耳密語。其貌絕恭。寂但顧云。無不可者。語訖入禮。禮語如是三寂。惟云是。是一行語。

訖降塔入南堂。自闔其扉。寂乃徐命弟子。云遣聲鐘。一行和尚滅度矣。左右疾走視之如一。其言後寂滅度。寬復哀經。葬之曰。徒步出城。送之甚為搢紳所譏也。寬子請復為河南尹。素好談諧。多異筆。嘗有投牒。誤書紙背。請判云。者畔似那畔。那畔似者畔。我不可辭與你判。笑殺門前着靴漢。又有婦人投狀爭猫兒。狀云。若是猫兒。不是兒猫。若不是兒猫。即不是兒猫。請大笑判狀云。猫兒不識主。旁我搨老鼠。鼠兩家不須爭。將來與裴請。遂網其猫兒。爭者亦哂。

無畏三藏。自天竺至。所可引人。上見而敬信焉。上謂三藏曰。師自遠而來。困倦欲於何方休息耶。三藏進曰。臣在天竺國時。聞西明寺宣律師。持律第一。願依止焉。上可之。宣律禁誡堅苦。焚修精潔。三藏飲酒食肉。言行粗易。往往乘醉而喧。穢污細席。宣律頗不甘心。忽中夜宣律捫虱。將投于地。三藏半醉。連聲呼曰。律師撲死佛子。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。整衣作禮。投而師事之。宣律精苦之甚。常夜行道。臨塔墜墮。忽覺有人捧承其足。宣律顧視之。乃少年也。宣律遽問弟子。何人中夜在此。少年曰。某非常人。即毗沙王之子。耶叱太子也。護法之故。擁護和尚久矣。宣律曰。貧道修行。無事煩太子。威神自在。王或有可作佛事者。願太子致之。太子曰。某有



佛牙寶事雖久。頭目信捨。敢不奉獻。宣律求之。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。

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搏附之音。泠泠然新聲。雖太常禁園之能。人莫加也。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為磬。上造人演流蘇之屬。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。雜飾之。又鑄金為獅子。作拏攫騰奮之狀。各重有二百餘金。以扶其他。綵繪縹麗。制作神妙。一時無比也。上幸蜀回京師。樂器多忘失。獨玉磬偶在上。顧之悽然。不忍置於前。促令送太常。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。

安西衙將劉文樹。口辯善奏對。上嘉之。文樹髭生。頰下貌類猿猴。上令黃幡綽嘲之。文樹切惡猿猴之號。乃密賂黃幡綽。祈不言之。幡綽訊而進。嘲曰。可利好文樹髭鬚。共頰頤別仕。文樹面孔不似獼猴。獼猴強似文樹。上知其略。遺大笑之。

平康坊南街廢蠻院。即李林甫舊宅也。林甫於正堂後。別創一堂。製度彎曲。有却月之形。名曰月堂。土木秀麗精巧。當時莫傳也。林甫每欲破滅人家。即入月堂。精思極慮。喜悅而出。必不存焉。及將敗。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動。遍體被毛。毛如豬。立鋸牙鉤爪。二尺餘。以擊林甫。目如電光。而怒視之。林甫連叱不動。遂命弧矢。毛人笑而跳入前堂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。經于廐中。善馬皆死。不累日而林甫卒。